



懼菴集 四

記 跋 歲 銘 頌

上 標 文

祝 文

祭 文

五

16
2334
4



和
號 2334
卷 5-4



懼庵先生文集卷之六



記

皇南殿碑閣記

於戲此乃新羅敬順王撰實碑閣也夫有盛德至仁
必碑之碑必有閣以覆之此閣之所以建也王之至
仁在不以養人者害人雖異乎周大王遷國圖存而
有虞羣后德讓之風其詳已見於碑撰中今不必架
疊而所可書者其惟豎碑建閣之顛末乎蓋東京之
有敬順王殿舊矣中移于東川又移此皇南自經累
百年迄未有顯刻是為姓孫與輿情之所慨惜矣迺

於今 上甲戌觀察使金公魯應以本道伯始顯刻
豎之而遽遞歸閣則未也何幸今巡相魯敬以前巡
相堂親復按節是道以爲碑旣豎當有閣是役不可
緩遂救族弟之爲月城鎮長金公魯甲幹其事鎮長
公乃竭蹶效誠逐日監董之而殿郎金君忠一亦與
其勞焉役始於是年之仲春斷手數旬之內而亦不
煩民力於是乎翼然華構照耀貞珉可以永垂輝於
千百歲矣一日殿郎君來訪跽而言曰吾始祖敬順
王碑閣成請一言以識之不佞以不文辭不獲遂敢
歷叙顛末如右而竊有所感歎於中者夫爲子孫尊

慕先世雖人情所不已而推尊慕之患至百世之遠
非追遠之誠之至不能也且殿前顯剏始成於前巡
相公繼之以傑然華閣之建又在於今巡相公鎮長
公幹事之賢勞又在於是時皆不出巡相公一家之
內是知天之相是役蓋有待而故家追遠報本之誠
尤可見矣雖然是豈徒以子孫之誠言之哉曾氏傳
曰於戲前王不忘繼之曰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苟
非王盛德至善使後人沒世而不忘則君子親親之
篤亦安能如是也此吾所以因子姓慕先之誠想先
王盛德之使然而自不覺感歎之至乃於記事之餘

又此娓娓而不厭也

三槐亭記

亭以三槐名識先人手植也亭之主為誰吾宗李君華宅其名也君之先通判公昆季四房公居長金昆玉季輝映一門人稱李氏四珠樹公幼時與諸弟各植一槐于巷曰吾昆季種福于此以驗日後成就及子孫榮悴及長槐樹亦茁然而長時值龍蛇難將作公昆季已炳幾遂皆慨然投筆就槐樹下築壇日習射射藝俱精絕公先登虎榜仲及季氏次第拔身獨第二房公早夭槐一樹亦自隕當海寇充斥東南公

共權忠毅朴武毅諸公倡義討賊多立戰功公之爵以是勳仲季二公同時奮起俱通仕籍仲氏官僉正季氏官奉事并載諸賢倡義錄中其三槐因傳以為村號子孫世居之每遊息其下輒撫樹興感惟恐世代之遠而忘之此亭之所以作也亭經始于壬申春暮年而落之是役也三派子姓俱竭力效誠而終始幹之君是已堂宇廳室井井有序名其中堂曰必敬取周詩桑梓必敬之義右軒曰花樹取韋氏月會之義其左軒姑未定合而顏之曰三槐以為時會子孫寓羹牆之慕云余嘗一造焉君指槐樹而言曰此吾

先祖所種也其始種也將以卜子孫之興替目今樹鬱鬱頗有向榮之意而子孫之衰替尚如前無乃樹木之榮枯有不可驗而先祖厚德之種其無驗於後耶語畢輒悽然不樂余乃斂容而言曰無論福善之徵不徵夥矣君慕先之誠也夫詩人桑梓之敬非敬桑梓也實敬其親也敬其親以及先祖之遠而樹木猶爲所敬則豈非曾氏所謂追遠之孝而陳后山所稱存其忠不怠遠者耶嘗聞十年之計莫如種樹百年莫如種德吾知君家三槐蓋與德俱種必無百年不報之理昔蘇長公銘王氏三槐其文曰善惡之報

至於子孫其定也久矣天定久近之不齊亦有數存乎其間而其終也必定以君先祖巍勳茂烈樹立於板蕩之際而旣位不滿其德終然沒沒於百年之後是必漑而不食以待後人者明矣雖然凡人家福慶不必以榮貴自外至者爲美吾觀君之家奕世同根之宗連枝交柯於丹丘一區忠勳古宅克守先人之業斯其爲種德之報又何必面槐三公如王氏而後謂之福也况芝蘭玉樹多見後生之秀璧沼榮名藝苑華譽有可以光門闈者意者百年未定之天其將自今而定而其兆始發於樹乎抑又有說焉栽者必

培播而旨穫必人事修而後可以責報於天豈可徒恃先人種德之厚而已其將以是亭兼爲藏書肄業之所勉子弟以種學而務本也哉君曰吾意也因請左軒之扁余命之以種學君曰諾吾然後知吾宗之福未艾也

四而軒記

吾東都之北有曰安康里蓋新羅故縣也其地土沃而腴井冽而甘居人淳淳有古國風或曰以其傍於四達之衢故曰康或曰地勢平而風氣順民生之所安康也吾友李君公亮自良洞舊居移卜于此爲小

軒以處扁之曰四而吾嘗往訪之問其義君笑而不答高吟古擊壤歌一章吾於是知其取康衢耕鑿之意而心竊訝焉君以大賢名家生長詩禮之庭所業者文學所勉者行誼而乃取田舍耕鑿之歌而顏其軒者何其不相襯也吾知君自謙之辭而抑亦矯時俗好名之弊也凡今俗士之役於名者舉皆奔忙於文藝爭先之逕不得則不休幸而得之則又馳騫於紅塵紫陌以至鍾鳴漏盡而不知息蹈危履險而莫知避此之不爲則亦有求得窮林邃壑糶點景物養望當世終南捷徑少室索價往往取識者之譏乃若

吾君早謝詞場不汲汲於必得晚年卜築又不取窮
林邃壑乃於四達康衢之傍蓋此太平 聖世暮境
閒居既非康樂開道爲小民所驚許汜問舍爲豪士
所譏則惟此四而名軒可見襟懷之出俗古無名公
擊壤集詩所謂雖居人世上卻是出人間者君其庶
幾哉噫士生斯世不於朝則野野非君子之所願然
天下之士不可皆立於朝雖唐虞之世亦豈無在野
之賢哉乃知康衢擊壤之老未必無抱負之奇特所
處而安無慕乎外卽當日耕鑿之歌又奚羨乎明良
之賡歌也顧今海東千一堯日復明朝際會幾多

吉士之彙征而如君康濟於田野者亦一 聖代之
遺逸也况復地名得康衢壽考兼康寧信乎人與地
之相得有時高軒煙月玲瓏一曲昇平陶然自樂未
知今日康衢之樂比古人果何如也雖然君之耕鑿
豈徒然哉吾觀君常對聖賢書不以老而廢休得非
丹田半畝古井靈源別有耕鑿之功而寓之扁者耶
矧且種學辛勤靜中尋源是乃家夫子詩集中語而
君所莊誦於平日則知君故家獨得之樂豈特含哺
擊壤而已也若余者雖居康衢之畔半世忙了未有
閒適之趣百憂叢裏少無康寧之意於君固多媿矣

安得買隣連牆與君對酌衢樽相和歌於是軒之上
終吾生而忘之也既爲之記重以歌歌曰

唐堯聖世古康衢吾東化域今康衢今康衢猶古康
衢亦有老人壽且康無已太康好樂無荒耕之鑿之
半畝方塘

龍潭書堂記

龜尾山下崔君子成卽杜巷翁忘年友也近者就龍
潭水石之勝縛數間屋以處欲爲晚年講學計杜巷
翁聞之喜喜見于色客有過而問之者曰異哉翁之
喜也子成自在童穉時以聰悟聞甫弱冠闕步騷壇

連舉發解人皆謂朝夕當擅大名取青紫如摘髭竟
不利於禮部乃今白首之年深入林壑與村秀才結
社爲尋數之地凡爲子成親知者莫不咄歎之獨翁
之喜見于色其有說乎翁莞爾而笑曰子豈知吾子
成者哉子成早承其先大人義方之訓又得法門鉅
儒如畸庵丈爲之師其始屈首公車黽勉爲舉子業
者豈以必得之心求之哉將盡吾事而已吾事之盡
而不利於求是命也於子成何有哉吾嘗病世之爲
舉業者多一生奔忙不得則不休今於子成竊有賀
焉蓋此龍潭一區實其先大人所占而畸庵公之所

命名也嘗因子成所錄示吾得臥遊焉潭之源始發於龜山西鹿柴豹林兩峯間逶迤屈曲而來其間奇巖異石飛潛疊嶂指不可勝僂總之有三山五林四巖五臺焉潭之水澄泓明澈頰臨有石鱗活動狀此其所以名龍潭也今是庵直當潭之上數武不侈不陋政合幽人棲息講劄之所方子成妙齡發軔之初其大人乃付之以溪山幽靜之界其意豈終以世路期之哉又豈以水石之勝爲好哉將以爲讀書窮究之地者明矣今子成乃於數十年科臼之餘回頭轉脚于茲卜築以無負家庭勸勉之遺意則真所謂肯

堂構而善繼述者也噫名利外物也得之與不得無加損於己而其得失又在於人若學問窮究之工非得意當世者所能自昔賢人君子之成德而名於後者多從山林窮苦中做出來夫以子成之才之美使之不遇於時驅之以入山林者彼造物者意安知非玉汝于成也斯人之表德其將驗於是矣誠使子成實用力於此事俛焉孜孜充乎中而著乎外則鄙聖所謂天爵之榮豈特人世間浮名之得而已耶夫然後子成得此龍潭而有成龍潭遇子成而有名吾之賀不獨爲子成亦賀是潭之有遭也顧此半世迷

途之人日迫西山悔之無及今於相愛者之得其所
歸爲之喜津津繼之以健羨也客唯唯而去未幾子
成以堂之記屬之翁甚勤翁素不文遂書問答之語
歸之翁爲誰李樹仁性安歲之紀何青楮仲春上澣
也

醒翁亭記

吾友月城崔君翰汝甫自盤溪舊居尋石湖先庄爲
亭於六宧堂側扁之曰醒翁要余爲之記余試問其
義君曰吾素不喜飲平居每醒爲吾記其實可乎余
曰世之不飲者何限而君其獨以醒名之何也君笑

而不應余曰昔歐陽子自號醉翁記之曰醉翁之意
不在酒今君之醒無乃不在酒而在於他乎人生斯
世別有一大醉有非麴蘖而醉者凡眼前外物之可
欲者皆是也人之醉於是也如狂如癡昏昏沉沉東
顛而西倒前扶而後卻無廉無恥都喪其本然之天
終然醉生夢死而不自覺者舉一世而滔滔今君之
醒以自號者其欲醒於是乎君乃蹶然而起曰是哉
是哉吾名亭之意實不在於酒公其知我乎請畢其
說余曰然夫以麴蘖之酒言之其始豈亶使人酣飲
而沉醉之耶其醇然之味薰然之氣可以祭祀而通

神明燕樂而介眉壽合歡之以是養性之以是此古
昔聖人所以重是酒而著於經嚴之以禮防者皆是
也但飲之者常極其欲而過於度以至腐腸而生疾
滅德而喪儀甚至敗國亾家者紛不知其幾何於是
乎乃知非酒之醉人人自醉於酒也若夫世間許多
事物之於人不可一日廢者豈特麴蘖之於人哉只
在吾人日用間斟酌而適于度酬酢而得其宜常不
失中和之道則斯其爲醒之之道曷嘗棄而絕之不
使接於吾之身然後謂之醒哉嗟夫歷觀終古醒者
幾人聖人生而醒者也賢人學而醒者也其次勉而

醒者也彼釋氏之戒飲而頓悟道家之長齋而清淨
非吾道也固無足道至若屈三閭之獨醒雖若可尚
而矯枉過直自取沉身之禍亦非吾所謂醒也乃今
君以清介之姿處衆醉之世獨以一醒字揭于軒者
其志豈不偉歟雖然醒豈易言哉自非大聖人如吾
夫子從所欲不踰矩至酒無量不及醉則夫孰有不
學而醒者乎然則君子之學而能醒者必有其法嘗
聞謝上蔡惺惺法實有得於程氏主敬之學矣吾竊
以爲惺之一字真學醒之要訣也醒之字從酒惺之
字從心醒於心而後醒於酒可幾苟使一日十二時

常嘆此心之惺無所間斷則將見人欲日消天理日明世間許多外物之可欲者舉不爲吾心之累矣夫然後向所謂斟酌而適于度酬酢而得其宜者不待他求而得之於此矣君斂容而言曰公之言真喚吾醒矣遂相對一酌而罷上章執徐竹醉節書

東湖書社記

吾東都故址多名勝如半月城鮑石亭鳳凰瞻星之爲臺皆名勝也然其不爲城市之所喧囂車馬之所雜還而正合士子之所藏修者惟鴈鴨湖一區爲最是湖在府東數里許中有數畝方池夙著浮草之異

亦多有鴈鴨之翔集故名之槩其幽曩窈闕爲城市傍一山林是蓋故都遊觀之所而廢棄爲荒墟者幾千有餘年月城崔君義兼自其先王考居是湖傍嘗指點而異之欲構一屋子爲子姪教育之所而未就歷世逮于君欲如先人志與從昆季合謀鳩材以丙子四子之辰豎亭于是不日而成仍薙荆榛浚方池奇形異蹟色色呈露益之以竹樹花卉環列左右各有題目如坎島萍嶼合之爲十二景亭旣成義兼請余記其事余試問曰世之擇勝地爲亭榭者何限非耽盃酒玩景物爲事必志業晚晚隱遯山林者多爲

之君之爲此無乃太早計乎君乃斂衽而言曰小子何敢爾既有先人遺志將爲讀書計也余曰然則信好事也夫君子貴躬行讀書則以餘力然非讀書無以窮理而爲躬行地是豈可以餘事而忽之也今君以聰悟之姿年又富正讀書時也况此一區勝地得之咫尺之地若天公之有待者然君如有志乎方冊何必匡山之濶而西山之高哉不離孝弟之庭而餘力可及此君之先王考所留意而君能成之所謂肯堂構善繼述者也吾雖未及登斯亭而可想之矣西近文宣廟仰杏壇之遺風東望孤雲庄襲桂苑之餘

芬十二奇景無非怡神養性之具則眞讀書所哉君果能居於斯處於斯明牕淨几朝益暮習俛焉孜孜而有得焉則亦必有聞風而芻來者吾東都多士之興未必非是亭之爲助是豈等閒諸名勝之比哉雖然非讀書之爲難惟眞讀書爲難所謂眞讀書其法在朱子書此可以師如或不然徒從事於口耳無實得於心則將不免買櫝還珠之譏雖腹貯五經何益此則君必自知之且有一說焉自家好田地自在方寸間果能用力而更新則仁智山水之樂豈特外物之玩而已耶朱夫子觀書吟所謂半畝方塘一鑑開

天光雲影共徘徊者可得之於此矣以吾相愛之深
為此不逮之言以勉之因爲之記

密城孫公父子旌孝閣重修記

嗚呼此乃密城孫公父子兩世旌孝閣也夫人生天
地性分當然之行不一而百而惟孝爲之源此唐虞
之五典成周之三物莫不以是爲先而皆因吾之所
固有者教之也降及衰季民不興行凡厥戴髮而含
齒者孰無父母而能盡此道理者蓋寡幸我 聖朝
孝理比三代苟有能盡其道者必施旌褒之典雖僻
鄉窮閭往往有孝子之旌而若其父子兩世之繼美

吾於公見之矣謹按孝子公諱錫後天姿旣秀異性
又豈弟自兒時言與行已迥出等夷及讀小學有愛
親之道是人情之自然何必教而後知之之語則其
平日懷果之誠舞班之戲與夫遊必有方定省供奉
之殫其職者不是學於古人而自然發於性者從可
知矣當親齋之劇齊沐祝天靡不用其極末乃引芥
斲指取血以灌使幾絕之命得延旬月及遭艱勺水
不入口因毀而奄忽焉時年廔踰弱冠事聞于 朝
旌其閭在 仁廟世子孝子公諱萬祉自幼亦篤於
孝常時溫清之奉侍湯奔走之誠一與父孝子公無

間每以未得終孝於所後親為平生至痛及丁本生
夫人喪既葬因結廬墓所墓所在窮林邃壑中而晝
夜拜跪號哭于墓前風雨之擾虎狼之逼未嘗或廢
只歡糗米稀粥如是者六年廩保性命至使爨婢感
化而不忍去逮歸仍以終身之慕麤衣緇冠一似心
制然廢絕世事以終亦有 朝家旌褒之命當 肅
廟世而在公下世前數年也兩世事蹟俱載輿地誌
或者疑父孝子公刲指為毀傷遺體得無傷於孝乎
是有不然者君子謂戰陳無勇非孝死苟當於義雖
隕首鋒鏑可也為親濟欲求效一指豈可惜乎此我

東先儒非昌黎之議者有之至若子孝子公廬墓雖
非先王古制然自昔仁人君子有非常之孝者必有
此非常之禮往牒表表多可徵兩世宅里之旌已累
百年揭楔頽圯已久以本家子姓之零替傍孫尚諤
甫若而人為懼至行之湮沒遂合謀豎二間屋于舊
居黎洞里前重揭兩世孝子名諱西為上東為下庇
風雨傳永世計於是乎兩世卓絕之行章章復光于
後猗歟盛哉噫惟茲孫氏家懿行不獨公兩世而止
歷考家乘自鼻祖石鍾之間世濟其美既孝且忠式
至于公自公之後又蟬聯不絕屈指至十有一焉宜

乎一部遺牒表之以忠孝錄而為世教之補也且閣之重建乃出於傍裔為傍先之誠則孝子家遺風之周遍而旁通亦可尚矣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其斯之謂歟凡百東西行過者尚監于茲樹仁忝與外裔末倍切景仰之忱不揆僭妄遂為之記

孝婦李氏旌閭閣記

夫臨難衛親沒一死冒白刃非孝之出于天不能也在昔鄭義宗妻盧氏全其姑於強盜之難朱夫子表而著之于善行編中至今照人耳目其他罕傳焉余於甲山里故孝婦月城李氏之行重為之擊節而歎

賞李氏即益齋先生之後縣監世憲之女適夏城曹公瑛曹公是忠貞公靜齋先生之玄孫也龍蛇之難賊兵乘夜明火突入村中劍刃將及于舅李氏以身翼蔽疾呼曰願殺我母害我老舅賊徒相顧咨嗟義而兩釋之仍刻石書孝婦李氏之閭六字而去曰孝婦之里慎勿犯也自是倭兵不復入甲山里亂靖後事聞旌其閭吁何其烈也夫人之所以為人者以其有三綱也人皆有秉彝孰不知君親之為重也然而倉卒急遽死生判沒之際能知先後輕重之分者雖平日讀書談義理者難保其必然若李氏當賊刃

之向前知有舅而不知有身知有義而不知有利欲
以一身之死易舅氏之生非至誠之出于天能之乎
其事與盧氏相伯仲而蠢蠢蛇豕之徒一片石又盧
氏之所未得也不佞以同鄉後人誦李氏之義雅矣
李氏七世孫慶玉使其族姪見龍致辭于不佞曰吾
先祖妣表石兀然立路傍以子孫之零替在遠迄未
覆一間屋今吾年已七耄恐一朝溘然抱無涯之痛
使子姪輩經紀爲庇風雨計今幸工訖是庸徵文於
公盍一言以識之余辭不獲竊惟李氏之孝載在邑
誌爲鄉人所傳誦不待愚言之贅若其子孫爲先之

誠則有不可以不書者抑愚因是有感焉臣之於君
婦之於舅其義一也當海寇搶攘之日凡爲臣子不
顧君父之難竄伏爲苟活計者何限如使此輩聞李
氏之風得無汗顏而泚頰哉此吾所以媿媿李氏之
孝將以媿後世爲人臣後君父者豈特爲人婦之則
也哉

孝子月城金公兄弟旌閭閣重建記

吾東京古多孝子蓋自羅代石鍾之聞而風聲遠矣
今按東京誌所載懿行異蹟指不可勝屈而金昆玉
友其德不孤爲後人之所慕仰者卽府南孝子金公

兄弟是已與觀瀾李公相次聯名行義可伯仲稱公
雞林人兄弟三人長諱應璧次諱應奎季諱應井三
人至性出於天及遭親喪俱廬于墓朝夕拜哭風雨
不廢階上當足處穿至數寸許一夕風雨大作忽有
聲聞于外三人聚首聽卽亡父聲也心甚異之抱神
主同出有頃廬後山麓頽壓于廬又有畜犬名神春
繫書于頸往復三人家服闋拜謁家廟亦晨昏不輟
以終事 聞旌閭閻在金光堤上此實東京信史也
噫百行之源舉世猶罕見况一門而三者乎觀其倉
卒亾親之呼尋常畜物之馴恐不知者或以爲神怪

而從古非常之孝必有非常之應往牒多可徵是蓋
孝子無聲之聽洋洋於耳終至有聲平日叱咤之所
不及而誠信及物非特陸家之黃耳能知豢養之恩
而已感應之理信如影響嗚呼孝哉樹仁以同鄉後
生每想像豔慕自齟齬暨白首一日諱應奎六代孫
鳴鍵來訪作而言曰吾先祖孝行一鄉傳誦不必覩
縷而考家牒 朝家命旌在萬曆己巳四月日頽廢
在去辛丑間至今八十餘年之久五里完護三丁典
守只是傳說古規而已先人在世時常有重建之意
而竟未遂逮屬續之日囑不肖以是事不肖恐負先

志今於八年之後鳩若干材始事于去年冬迄今春
斷手距舊閭可數百步而亦不移金光舊堤也敢徵
文於公盍一言以識之余聞卽擊節曰盛矣君之舉
也夫 國家爲孝行旌表宅里爲永世勸而挽近里
俗漸頹子孫多零替故家旌表之所存者無幾如君
之先祖與觀瀾公舊閭只有遺墟此吾鄉有識之所
共恨也年前觀瀾公後孫旣重建舊閭今君又追先
祖舊蹟遵先人遺命舊閭丹楹重光於百年之後爲
一邦觀感之地是不獨君家之幸乃一鄉之幸亦將
有補於 國家敦本化俗之意吾東京孝友之風庶

幾自此復振也歟雖然君子光先之美不止於此繼
自今爲君先祖之後者常目先祖所以得此之實子
子孫孫無忝于此一鄉之人稱爲孝子家有孫豈不
于先世有光詩曰永言孝思孝思維則君其勉之哉

烏石亭記

吾老友龍田李叟僻居太華山下構一小亭以處蓋
叟之性簡而介不喜與俗人交人之至者亦罕以是
門扉常寂然不見有人跡獨有林下烏公者善訪叟
叟亦不辭而喜與之遊亦有北涯石生者常一面向
叟之居叟亦相向而坐對之如良朋焉方其相得而

樂也輒歡然欣然不覺形骸之所在如是者殆無虛日余怪而問於叟叟莞爾良久而答曰非烏石莫可以友吾非吾莫可以友烏石是吾與烏石之交難與俗人言也雖然子亦吾之友其可以語之乎今夫炎涼取舍舉一世滔滔是常見富厚之家車轍盈門寒素之屋鳥雀可羅以至浮雲翻覆須臾變態當面而金石與盟背面而井石相擠此固世情之同然而乃烏公與石生者獨不隨世爲向背態雖冷落如吾家者亦有所不恥人之所不至而彼獨至人之所不向而彼獨向若有慙懃繾綣之情居今世不恥貧寒者

莫吾烏公石生若也且世之取友惟外貌是尚不問其中之何如苟粉其貌巧其言爲邊幅之飾者則爭爲世人之所取彼烏公者其性則慈孝也石生者其操則剛介也只以其形之黔然而黑也其面之頑然而麤也遇之者輒揮卻之踐踏之若吾之取友則與世人異取其性而不以其貌求諸內而不於其外此吾所以取友於烏石者乃衆惡之必察之意子以爲如何余曰甚矣子之激於世也雖然吾嘗聞同聲相應同氣相求彼烏公之呈瑞于孝子之庭者往牒多可徵石生之見取於古之介士者亦非一二馬以公

夙昔泣血之誠平生堅確之操必與烏石而交者亦
不偶然也哉叟感然而言曰惡是何言也余不敢畢
其說姑書問答之語以爲記

大朴庄記

吾累世先塋自金城公以下分處金城楮谷釜谷及
此朴巨谷而惟朴巨谷守護之位比金楮釜三所爲
尤多後孫支宗之所耐葬亦於此爲多舊嘗有齋宮
爲春秋齊沐之所圮在四十年前今所謂佛堂谷者
卽其址也自余幼少時見再從曾祖府君與吾王父
府君同老一堂每有改剏之意未果遽先後棄世時

不肖孤且弱門事惟門父老是仰三從祖府君欲如
先父兄志歲庚辰辦數緡銅拮据八九年未就公又
下世族父上舍公以爲祖父與伯父之遺志不可替
又十年丁酉改卜于佛堂谷之東崖子坐之地以是
年十月初始役役數月以凍沍輟越明年孟春斷手
告落房室兩頭各一間中間廳事二間西廚一間東
邊因地形而樓之橫二間俾山下人守之以待春秋
齊沐飲福之所董役之日諸族迭相往來而終始幹
之惟族叔通賢氏與上舍公而山下人名金順才者
給供饋備使令頗有功錢略費三百緡零云菴旣成

上舍公謂余曰是菴既朴又在大洞之朴谷盍名之以大朴乎余曰唯因屋之制地之名扁之固當雖然余於是有感焉吾家以質實二字世相傳今雖後孫不克遵守乃其所自期則在是焉噫叔季歸來淳風漸邈文貌勝而本質滅外華露而真實沒卒之文勝者其弊浮華露者其流虛并與其文貌外華而俱喪焉然則梘蠟之飾孰若本質之完全邊幅之華爭似本地之縞素此吾家相傳之法而亦今日名齋之意也昔李德裕平泉之庄奢華壯麗甲於一時戒子孫以一石一木無失於人曾未幾時竟爲人所奪以取

識者之譏吾知是庄之大朴其不爲平泉之墜失者可庶幾也而況是庄卽祭先會族之所也夫子曰禮與其奢也寧儉儉朴之實也使吾族之居是庄者祭先以誠敬而無過於文叙族以真實而不飾以文然後庶無墜吾家之法而合是庄顧名之義也公曰君之言誠朴矣而真得吾名菴之義也雖然徒知朴之爲貴而不以文濟之則其如朴之過而質質何哉今將使吾門之子弟於祭先會族之餘講讀於斯述作於斯琢磨成就有文質彬彬之效則何如余乃斂衽而言曰若爾則尤幸矣吾家之朴其將無質勝之弊

矣敢略叙經始之由及名菴之義用示雲仍於無窮云

奉守庵記

庵以奉守名奉先塋也庵之東數百步卽高祖考妣幽宅後四五步曾祖考妣幽宅也我曾祖考昆季并嫡庶其麗有八而曾祖考居長粵自高祖考幽宅卜茲麓爲慮遠地奉守之艱仍結數間禪社托以禁樵牧養松楸且爲春秋齊沐之所卽是庵之所由剏也庵之剏在癸酉距今己巳殆六十年屋楹幾摧折欲頽時我王考府君年已溼命羣子弟謀所以重剏之

始有所拮据未幾我王考暨先考府君連棄世不肖弱未長獨再從祖府君經紀之迄十年先買田若干給不肖爲補宗地餘有二百緡銅歲甲申正月始役三月上梁四月斲手址仍舊而制稍廣改庵名青蓮爲奉守落之日鄉隣老少多會有觴詠之勝而於焉之間忽數十年再從祖府君昆季捐世已久追念疇昔烏得無愴然底懷也竊惟人生身體髮膚莫非父母先祖之所賜則其爲子孫報復固人道之所當先也是以生而奉養之歿而斂葬之廟焉而祭祀之皆所以盡報本之道而至若體魄之藏託在潑山苟不

禁其樵牧養其松楸以盡吾奉守之誠則烏在其子
孫報本之道耶況我先塋距子姓庄幾半百里其樵
牧之禁松楸之養尤不可不盡心而春秋齋沐之所
亦不可闕此吾曾王考府君之所以勑是庵而再從
祖府君之竭力重新名之以奉守者也誠使爲吾祖
子孫者體會王考始勑之意追再從祖重新之志隨
毀隨補使是庵永無顛廢之患則其於奉守之道庶
乎其可也若夫溪石之勝竹樹之美雖若無關於奉
先者然詩曰維桑與梓必恭敬止使此溪石竹樹在
於等閒之地猶足以愛玩之況此先靈陟降之地累

世杖屨之所乎倘於四時展掃之餘棲息於此逍遙
於此得其幽靜之趣亦足以絕外慕追孝思奉先人
之遺體思所以不辱奉先人之遺訓思所以不墜奉
先人之詩禮遺業思所以永傳於無窮則亦豈非奉
守之道耶雖然君子奉先之道必以誠爲貴苟以奉
先之誠推之則惟此溪石竹樹亦皆爲奉先之一物
如其誠不至則雖祭器遺書之重未必不忽忘况其
他乎雖使庵社宏大松楸茂密適足爲奉守之虛具
而已或恐啓子孫利己之心也昔陳后山爲甄氏作
忠亭記有曰視丘木思以爲薪視祖墓思發其藏其

所以戒不肖子孫忘先而利己深且切矣如使爲吾祖子孫者不以奉先爲心惟患所以利己則必將恣視乎庵宇侵漁乎僧徒或不免曠廢之患也此吾所謂護庵社以及乎溪石竹樹惟在於奉先之誠而已

跋

書進士龜溪崔公事蹟後

昔太史公以巖穴之士名湮沒而無稱爲可悲夫士不遇於世而老死巖穴者雖或有行誼學問之可稱而畢竟寥寥無聞於後誠可悲也我東都自古稱多士先輩名聞之著於後不爲不多而亦豈無行誼學

問之士老死巖穴而名不傳於後世者哉愚未嘗不想像而興歎焉曰崔君璠袖其七世祖遺事以示余其門長老霽巖公宗謙氏所記也公諱臣隣字隣哉卽貞武公之從祖叔父也萬曆壬午中進士試同愚伏鄭先生榜隱居龜山山下作書室教授生徒當龍蛇難公以掌書之任佐義兵將金公虎幕周旋應變有運籌贊畫之益亂靖後仍隱居教授以終蓋貞武公自幼少時受學於庭公隨事提掖卒成就爲國朝名臣此實霽巖公述門父老世傳舊聞又得於崔訥齋日記以詔來世者也余奉讀訖遂蹶然而起曰

若龜溪公即向所謂巖穴之士名湮沒而無稱者乎
公之行誼學問考諸家傳參以野乘有如是較著者
而今去數百載世人未知有龜溪公吁亦悲夫又據
霽巖記云公之學得於外祖縣監金公世良而金公
之學亦傳受於有道之門公之子震幹以孝蒙旌
表之與公之得於師而傳於後者又若此尤可敬也
夫公之平生懿蹟必多可傳於後者而只此一二條
遺事甚草草何其湮沒之若是也雖然惟此僅存而
未全湮沒者是亦不幸之幸也今使公之後孫因此
一二僅存者廣求博訪更得當世青雲之士而發揮

之則數百年湮沒之蹟其或彰明於後耶崔君其勉
之哉

書鄭公行錄後後 贈戶曹佐郎

夫人生於三事之如一惟其所在致死焉蓋以師之
與君親一也雖然從古亘今為君親致死於難者何
限而於師則罕有聞焉在昔聖師之畏於匡獨於顏
氏謂吾以汝死矣致死於師不其難乎而况千古聖
師之遠而能不顧其身於寓慕崇奉之地者其難又
何如哉吾於宜春鄭公之事擊節而歎賞焉公諱好
仁貫東萊世簪纓公生而有異姿穎悟超倫處家行

惟唐文苑卷六
三五
誼純至勤於爲學而不屑舉子業平居淳默於事物
淡如也到義理剖判處截然有不可犯者龍蛇之亂
海寇猝至所居邑爲賊路先衝人皆鳥鼠竄不暇公
獨奮然而起曰臨難苟免非臣子事且吾身旣帶校
官之任衛護聖廟是吾責其可委之於兵火中自圖
生爲遂急往校宮則城已陷賊兵充斥矣公乃整巾
服厲聲大呼曰我是校宮之任也欲爲文宣王死不
動顏色直入聖廟抱五聖祠版而出賊徒瞠然相顧
而義之麾其兵不之害公遂向後山擇屏而潔處奉
祠版而安之祇拜而退賊且異之因俘而歸其國必

欲降乃已誘脅之萬端終不屈乃曰寧爲斷頭鬼不
爲屈膝人賊知其終不可脅置之牢獄者幾年公在
獄中常誦魯論聲音清徹倭聞而益敬之及通好之
日使之還故國此實其時同俘者之目覩而口傳載
在本邑邑誌者也公旣還築室小塢讀書自娛與弟
好義嘯詠湛樂以終好義嘗從郭忘憂守火旺城多
勦殺賊虜云其後山至今傳之謂神主洞以祠版之
安于此也噫惟我五聖乃萬世世教師也使斯民君
君臣臣父父子子知三綱五常之倫而不爲禽獸夷
狄之歸者莫非我聖師教凡有血氣者之所共尊親

矧冠儒服儒周旋於學校之庭者孰不知五聖之尊
且重也然而當鋒鏑搶攘山野奔迸之日人惟軀命
是圖奚暇念先聖祠版之重乎若公遐方一寒士也
雖帶一時校宮之任非制命在上使之衛聖廟則行
止在我東西竄匿其誰有禦之者公不此之爲乃能
視白刃如平地致如在之誠於先師終使莫重祠版
得保於兵燹中蓋公於是時知有先師而不知有其
身只知護祠版之爲義而不知保其身之爲利苟非
公衛道慕聖之誠出於天烏能有是哉况復積年牢
獄凜然一節雖古北海之繫燕山之囚蔑以加矣嗚

呼公之所樹立有如是卓卓而及今數百年尚湮沒
而未章職由區域荒僻雲仍孱子之致也公五世孫
尚賢袖其先祖野翁公朔漢所撰行錄來示余余三
復敬玩作而言曰是豈獨子姓慨然爲有功於先師
而闡揚之其責在儒林焉竊念島夷之難爲君父殉
節如宋泉谷鄭忠壯旌表殿亨之所皆距宜春而近
若公亦我素王之宋泉谷鄭忠壯雖其死生之有異
其心則一也安得吾鄒魯公議之倡以公懿烈登聞
于朝亦與旌褒之典而俾有補於世教也若爾則
國家之酬忠獎義耦俱無憾豈不休哉余亦服孔

氏章甫之徒聞風聲可無激恨力不能振之而其言
不見重於世也姑書行錄後以俟

書孝子金公行蹟後

樹仁嘗因鄉人所傳誦聞故處士金公涿河以孝行
有名熟矣後閱東京誌見公有事親之孝方親疾之
劇輒斲指出血以灌口親疾得甦云樹仁始知金公
之孝有如是者矣間者公六世孫泰鉉承其王父命
訪窮巷因作而致辭曰吾高祖考事親之孝世世相
傳於口而未有文字之傳只是東京誌所載斲指一
事而已願長者特為一言以表之余曰鄉邦實記莫

重於是又何待贅言第君先祖之行既傳於家又公
傳於鄉則公事親之節當不止此一事而文字他無
傳焉是必子姓之零替而家牒之不守而然也斯可
慨已雖然吾嘗聞孝為百行之源孝於親然後推之
為百行如水之有源而派流勿沛無所往而不達君
之先祖既得其源又何恨百行之無傳也或者謂身
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道也一指亦父母
遺也斲而毀之無或有傷於孝乎余曰是不可以一
槩論也當親疾危劇之際為人子者斲指求效實出
於切迫之至情非誠之出於天而能之乎雖不可為

人人之常行其至性則可知此古人所以表而書之
而韓文公鄆人對我東先輩有辨之者矣不然曾子
所謂戰陳無勇非孝者豈獨以軀體為輕乎軀體之
全猶不可惜况寸指之惜乎今君以故家之孫承親
之命欲以文字闡先蹟於百年之後其亦孝矣哉然
孝之道不止此也使君能體先祖之意入而修孝悌
之道出而為謹勅之士一鄉之人稱之以孝子之有
孝孫則其有光於先祖果何如也詩曰孝子不匱永
錫爾類君其勉之哉

書處士孫公行錄後

自古人子之孝於親指不可勝屈而亦有隱顯之不
同生而褒賞之沒而旌勉之名聲之傳於後者斯非
孝之顯者乎厥或有過人之行而生死無旌褒之典
名聲之寥寥于後者是則孝之隱者也孝之隱者吾
於故處士密城孫公斗南徵之矣蓋公之行誼可謂
隨處盡其道而事親其綱領也幼而懷果曠世而陸
績也老而兒戲異代而老萊也為專意奉偏親廢絕
出入三時侍側甘旨滫瀡之躬執晨昏定省之盡誠
七十年如一日以至喪焉而白首歆粥祭焉而齊沐
致慤四時不廢展省之節夫子所謂事葬祭以禮孟

氏所謂終身慕者公其庶幾乎至於友于之道迥出於人雖田畝間細節必先弟而後已處宗族鄉黨只是淳淳和氣動止語默亦合於繩墨者儘是孝弟中流出來乃若偷兒入室不忍發所取之物荒歲人有請賣其土語以未及周窳有所不暇者是豈勉強而為之乎有子所謂孝弟為仁之本斯可驗矣噫噫公之非常行誼無非後生之豔尚處而尤可服者即廢舉業專於養者也人之所欲莫甚於名利世之忘孝養急於名利者滔滔以至絕祛而趨功名居學而忘歸侍者有之而公能知內外之輕重一以事親為務

視功名如浮雲所謂古人一日養不以三公換者公可當之矣公之行誼若是其純備而生無褒賞沒無旌勲之及豈不以草野遐僻刺史之不薦而朝廷之不聞者耶噫人子孝親之行不以隱顯有所加損然揆以勵世之道豈不誠慨然哉在昔唐之董生宋之汪公皆有隱居行誼而得韓文公何文正二公作歌而揄揚之至于今名聲之藉藉今又安得如何韓文章之手以不朽公之行乎公之曾孫基榮甫以雲濠亭曹公所撰狀來示請余一言于後樹仁三復歎賞之不已只以所感於中者書之以歸豈敢曰不朽

公乎姑塞孝孫之請以待他日太史氏闡幽之筆云
爾

書亾友權太初答書後

嗚呼此吾亾友權上舍太初辱答樹仁書也太初在世時以樹仁筵對時下問誠敬二字之義有所往復商確而未究者太初棄世之後其姪子焞於遺稿中得此書蓋太初將欲傳致而未及淨書在於亂草其家姪手自淨書袖致于樹仁樹仁受來披閱宛對故人顏面爲之潸然出涕槩其書中辭意因樹仁前書所言捃摭而臚列之亦有未盡歸一者而人事已

改九原難作雖欲更與往復切磋而不可得此樹仁所以重爲之慨然也此書藏在篋中已有年近因索居無事揆出披玩感念亾友俯仰興懷因更紬繹書中之辭蓋太初之見以誠敬何先之先字作道體看看得誠字於道體爲先於敬也所以引中庸天命之性章在於戒懼慎獨之前以證誠之先於敬也夫誠之一字在天爲實理在人爲實心命者實理之原性者實理之體道則實理之用教則實理之品節以至中和位育費隱道德何莫非一誠之所做乎若以道體言之誠之先於敬非獨太初之見爲然樹仁亦何

懋齋文集卷六
三十一
敢有異乎第樹仁之見以誠敬何先之先字作工夫
看欲至至誠之盡性必以戒懼慎獨之工爲先故所
以有主敬爲先之論也嘗觀大學或問曰爲小學者
不由於敬則無以涵養本原而謹乎灑掃應對之節
爲大學者不由於敬則無以開發聰明而進夫明德
新民之工云爾則小學大學無非以敬爲主而學者
工夫莫先於此所以讀書之法大學在四書之先中
庸言誠之書最居於後非以中庸爲劣於大學蓋以
中庸至誠之極工必由大學居敬之工而後可以至
也然中庸之戒懼非無敬字之工也大學之誠意非

無誠字之工也特以大槩工夫之序言之而相爲先
後可見也第未知何先之先字當作道體看耶當作
工夫看耶至於解釋樹仁所引朱夫子答任伯起書
以著實持守分爲體用以誠爲之體以敬爲之用以
下數三條亦似有分析太過隨語生解之病無乃愚
見之未透而然耶且存養在誠敬之先一節樹仁於
前書謂之未襯而太初亦知其然以明善慎獨追改
之亦可見太初虛受之意然以明善慎獨著之於誠
敬之前亦似有未盡善者蓋明善之先於誠身乃中
庸之訓此則無可議者而若慎獨之工則慎獨自是

敬豈可於敬字外別求所謂慎獨者耶且慎獨在大
學爲誠意上工夫則豈可於誠字外別求所謂慎獨
耶愚則以爲聖學最初工夫無過於敬字以大學言
之格物致知爲初頭發軔之工而朱夫子論敬字猶
以爲格致種種工夫皆從此出夫豈有別般工夫又
在於敬字前者耶樹仁前書中誠亦敬敬亦誠之語
太初斥之太過樹仁雖迷劣豈不知誠敬二字之義
有些彼此之不同乎只以不同之中自有同之之意
故云然而蔡九峯亦有曰敬曰誠言雖殊而理則一
之訓愚之所言未爲無所本豈可以漫然無分渾然

無別斥之耶且鄙書中萬善根本四字太初亦疵病
之然敬之一字萬善根本云者乃朱夫子與潘恭叔
書中語今於節要書可考太初於朱書積年有工而
乃有此語是必偶然遺忘之致也大抵太初之見與
樹仁未盡合者惟在何先之先字兩人所認之不同
也觀於太初所言非誠不能致敬非敬不能存誠有
誠宐有敬有敬自有誠誠敬相須云者太初與樹仁
何嘗有彼此差殊耶今若參互彼此之見而言之當
曰自道體言誠爲先自工夫言敬爲先云爾則豈非
公案之折衷耶雖然誠爲極地之工而未嘗不貫乎

本末敬爲入德之始而未嘗不徹乎上下嘗考張旌
軒誠敬分合說曰敬者須作於入德之初而未嘗不
徹於德成之終也誠者必成於道盡之後而未始不
立於志道之初也又曰敬生於誠之始立誠成於敬
之所積不勉之敬誠中之敬也全體之誠敬極之誠
也誠敬非一道乎故曰敬久則誠觀此先賢之訓吾
兩人所論不待多般說話剖破無餘蘊矣又何必架
疊而贅說乎然吾輩於誠敬字真箇有著力做去之
意則何患乎先後之無別而徒事口舌無真箇著力
之工則上蔡鸚鵡之譏豈不大可懼哉今且錄旌軒

先生分合說全篇於左以爲常時觀省之要如使太
初在世則當以此答之而太初今已矣姑書此於來
書之後以無忘故人相勉之意云耳

書樂義齋李公遺稿後

君子謂忠與孝無二致夫人平間無事之時入而事
其親出而事其君固其職若不幸而當板蕩之世苟
親老而無人養君父有蒙塵之患則爲臣子者當安
所處哉彼許國而食于君者固義重雖非食于君者
倘性忠義者亦豈晏然而已哉雖然人之性忠義者
僅一人於千萬吾見其臨難而苟免者滔滔是皆曰

吾有親不暇於國若此者愬然於君父之難而諉之親也亦或有貪功慕利之輩親老而不顧養輕身而赴于難者是其心未必盡爲國也宜乎溫嶠之絕裾或未免君子之譏而君子常患忠與孝兩全之難處乎此而能兩全之者其惟我樂義公乎公諱訥字若愚生而有至誠篤於孝早孤廬墓三年奉慈氏跬步不離側及執徐之亂先知變將作儲餼糧修器械爲陰雨備聞賊已陷萊府卽誓于衆曰男兒生世惟敵愾是吾志今吾母老且病雖不可遠離鄉廬及此主辱日敢偃息于家乃與堂叔退思齋遇春召募鄉

兵出沒于慶蔚兩邑界隨機應變抗力格鬪有時母病輒入扶持之病稍間復出戰如是六七載前後殲馘以千數諸將欲以所獲賊首獻行朝公輒奮曰吾知爲國討賊而已獻俘要賞非吾志也旣邊鋒稍戢復引兵合公山陣使賊酋懼而遁因病丸毒以歸覲于母竟不瘳復于家公之配金氏養姑斷指像倭堪曾亦以孝烈聞嗚呼當黑齒搶攘之日守土封疆之臣列鎮佩符之將莫不鳥獸竄圖生惟公直一布衣又有八耄親在堂於此之時雖竄山谷自全夫孰曰不可而乃能挺身奮義出萬死不顧一身者非

性忠義而其能之乎雖其挺身奮義爲國紓難之不暇而懇懇爲親之誠猶不敢少弛乃於枕戈浙矛之際不廢藥餌之嘗裹瘡飲血之餘不絕甘旨之供雖不幸中丸而不能終其養其至性之孝可見也若是而稱忠與孝之兩全者不其信歟而况先難豫備智也激衆示死勇也臨戰出奇得人死力卽公之武略也以公忠孝之全重之以智勇武略所在克捷有如是卓卓比之一時諸君子如郭忠憂權花山亦未必多讓而之數君子俱蒙褒賞勳爵名垂竹帛而如公僅得名錄勳籍而止寥寥百載迄無聞焉此後人

之不能無憾於天者也雖然勳名之顯卽公平日之所不願則於今又何足云公之沒只有遺腹仍世世孤子由來家牒逸莫之傳近於窮海愚婦之家輒不求而出卽公當日倡義日錄與公吟詠若干篇而吳上舍櫛所撰公墓誌文亦并出於告墓改蒞之日誠異事也公之耳孫運天喜先蹟之發袖來以示余余卽盥而披玩之信哲哲乎如昨日事第念公之咳唾必多有可傳者而所得者止於此此後生之尤所慨然者然只此倡義之蹟亦可見忠孝之大節而始出於百年之後得非天神之所陰護而將使公懿行偉

績復顯於世也耶吾於是竊有感焉吾先祖參判公於公爲四從行而西生立殫之報公有激發之語可見一家忠義之氣自有所相感而吾先祖旌勉之恩始降於十年前始知忠義之顯晦有時而惟公幽光之闡亦可以從此卜矣嗟嗟運天謹守是稿博求當世大家筆發揮之以待我朝家樹風聲之盛典也

書詠風亭李公遺事後

我國家北翟之難一代忠義之奮憤捐軀者指不可勝僂而吾於詠風亭李公漢江路上之死尤爲之

慄然髮豎繼之以隕涕而悲也公諱繼秀卽吾李氏門十一義士之一蓋其一死報國是平生素所蓄也當執徐之難公先炳幾貽書同志爲陰雨備及賊已充斥首先倡起與再從伯三韓從弟訥糾率義兵禦賊于慶蔚之境又赴公山陣或乘機設伏冒勇逐北如雞林之捷花潭之勝公之勳蓋居多第以天門遠遠獻俘無路一未蒙褒賞之典而公則恬如也難靖後退臥詠風古亭嘯詠風月有優閒終老之志矣迺於翟難之日聞王師敗績于黔川乘夜蒼黃率童指十八慷慨投杖直向京城爲敵愾計行至漢

陽聞城下講和之報卽墜馬折項同行諸人裂袍裹
項而鮑絡已斷流血不止仍淹然而盡噫何其烈
哉何其烈哉惟公當日之行寔出於衛社報國之
誠弱丁單鎗艱關馳赴隔王城咫尺之地而忠憤莫
施宿計歸虛則空乎公心膽之裂而自不覺身之墜
於馬也雖然公之墜馬豈徒然哉想公一片心事蓋
以華夷紊矣綱常頽矣與其生而見君父之辱不
若溘然無知之爲愈不欲暫畧刻生全於天地之間
而乃爲此自盡之舉則公之此心直與鄭桐溪之刺
劍于腹金仙源之據火而焚崔貞武陣中之死不相

上下而獨恨夫之數三先輩宅里之表泉塗之贈至
今赫赫然照人耳目如公炳然一心尚此埋沒而世
無知者其知不知固無加損於公而於曠代志士之
悲則果何如也樹仁以徬親後生因門父老傳誦想
公忠節八十年如一日間者公之後孫培淵哀公事
蹟之出於他家者爲一冊來訪窮巷中以公忠義之
未聞輒有悽惋邑樹仁奉讀卒業仍斂容而曰公之
貞忠大節有如是烈烈而湮晦以迄于今固爲雲仍
無窮之憾然幸此懿蹟不全泯於諸家之公傳今使
爲公之後孫夏求當世太史氏一言發揮而張大之

庶幾復闡幽光之萬一君其勉之哉 崇禎紀元後
三己卯書

書柏巖金公行錄後

柏巖金公五世孫慶器訪余於寂寞之濱出示公行
狀一通卽故衛率藥南李公所述也余奉玩事蹟爲
之三復歎賞金生仍作而言曰是狀中先祖立殫之
日在於丁酉十二月四日矣近者故忍心齋金公龍
蛇日錄始出於其後孫家而載丁酉十二月二十一
日公與權應心被害卒于陣與狀中日子有異蓋狀
中所記被俘贖還者之言未必有某日真的之据而

家人之識之以十二月四日者蓋以西生敗陣在於
是日也權忠毅公實記所載丁酉十二月與賊戰島
山從弟應心與金應澤力戰而死云者及樂義齋李
公日記所載丁酉十二月二十日逆戰島山權應心
金應澤爲賊丸所中云者與忍心齋日記符合而獨
恨其不言某日也樂義齋李公與吾先祖旣同鄉同
代當日義聲之唱亦并在一時則是錄所載必無
爽實之理其爲可信孰加於是是宜退狀中日子以
爲傳信之地而第先輩已成之狀隻字改正大有所
未安乞以此意略識一語于狀後以副孱孫之望余

懼庵先生文集卷之六
三十九
辭以記實之非其人金生再三請不已余終不獲辭
且念西生亦不佞先祖殉節之地倍切愴感之忱遂
攬涕而叙金生所道如右

懼庵先生文集卷之六

懼庵先生文集卷之七

箴

知非箴

天生我人賦以一理惟聖克循無有不是允中允正
不偏不倚衆人循欲反是爲非旣自爲非知者且稀
醉生夢死逐逐同歸在昔蘧瑗五十之年四十九非
於是知焉知而卽改令名彌彰顧此愚騃半世佺佺
習故狃常迷不自復五十行年忽焉斯迫我思古人
曠感如昨恍若誘衷翻然有悟追惟昔非其可勝數
氣質之偏我不能揉心志之放我不能收躁妄誕易

言語之錯傲慢邪僻威儀之忒奉先御家孝敬靡逮
處族待物和睦烏在推類細患百行多違既往莫追
來者庶幾亦既自知其可遂之虎狼之暴獨懼曾傷
烏喙之毒無敢復嘗其有未知早夜以患勿用私意
眩我之知有差毫釐其謬千里所貴窮理繼以誠意
滌去舊習惟善是從莫謂已老古有衛公知而不改
與不知同

銘

座右銘二首

躬厚薄責呂伯恭自家變化法平心率物陳大丘一

生酬應法我庸書諸右庶斯奉而昕夕

又

懲忿窒慾摧山填壑懲窒維何忍爲之設

懼庵銘

我聞聖訓曰惟戒懼情或妄動從欲是懼口或妄言
興戎是懼獨處不敬神目可懼羣居不謹人言可懼
嗟嗟主翁視此扁懼

頌

鄉飲酒禮頌并序

國大嶺以南古稱鄒魯鄉我 聖上在阼

之五年乙丑 朝廷重是邦特遣嘉善大
夫坡平尹公光顏蓋公以儒紳宿望好古
而習禮既按節數年政通廢興適營舍災
重建將落之公顧僚佐謂曰是道儒先所
輩出人材稱府庫厥或禮俗不古豈徒爲
士者羞抑刺史責况宣化政堂重新一方
夏化卽今日事吾何敢不力鄒魯之士吾
當待之以鄒魯遂增樂育齋舊制置藏書
閣選道內多士將試之又曰古者鄉飲禮
乃化民成俗之本而三代以後行之者蓋

寡昔我 正廟朝嘗眷眷於斯至有鄉禮
合編之印頒而顧今俗吏惟簿書是務鮮
有對揚遺 教者吾甚慨然值茲選士之
舉倣古賓賢能之意而鄭康成十月行此
禮者今其時矣迺於試士之明日延道內
搢紳章甫置朋樽于觀德堂卽丁卯十月
之七日也商山鄭愚山宗魯以曲裾方領
居西北位吾鄉李令公鼎揆以緋衣玉帶
居東北位暨三光之列四時之座俱彬彬
焉公具朝服搢笏執主人禮折節陞降終

日百拜如古儀無倦容是日鐘鼓鏘鏘雅
樂行行園三面觀聽者殆累千計禮畢公
乞言于座樹仁猥以賤齒在列竊惟鄉飲
之禮是古聖人尤所用心也凡賢賢貴貴
長長幼幼之道俱在焉以至一飲食一陞
降坐立之間無非所以爲教孔子所謂王
道易易者豈不信然自夫禮壞樂崩斯禮
遂廢羣居燕遊者只以飲食聲妓相尚所
以鄉無善俗治不古若此吾嶺有識之所
竊歎今斯禮之行在於百年頽廢之後猗

歟盛哉鄒魯一變之機其在斯歟其在斯
歟顧此譎劣何敢擬嘉賓獻言之美雖然
盛問亦不可孤嘗聞禮有本有末苟無其
本禮不虛行所謂本者何曰誠而已固知
執事之禮出於中心之誠然君子不以盛
德而廢規古之道也敢以是言進遂係之
以頌頌曰

卓彼喬嶽南國之望彬彬禮俗鄒魯鄉黨邇來世道
與氣化降揖讓寢遠躁競是尚樸素漸喪澆漓斯長
維時我公分憂 北闕公曰茲邦治不可忽邦俗不

古厥咎誰執滔滔俗吏簿書是急風變世壞恬不知
怪我其試之三代之禮 先朝有旨惓惓鄉飲鄉禮
合編中外頒諭對揚遺 教道臣之事化民成俗實
在於是爰設朋樽觀德之所一路名勝摺紳章甫有
實有介有俱有佐齒以少長爵以高下公乃朝服從
事竟夕或陞或降且拜且揖一一中節孔熯莫愆雅
樂間作聲容嫺嫺萬人圍觀有聞無喧猗歟盛禮初
觀百年視彼末俗羣飲流連相去天壤語豈同日挽
回鄒魯自此而卜我拜且賀重之以祝優優三千大
本曰誠玄酒淡味大音希聲君子絢素斐然成章易

易王道自鄉而邦黼黻 明廷廣魯東方

上梁文

城北世德祠移建上梁文後陞號廣南書院
扶宇宙之綱常遠裔舉崇報之禮相原隰之形便新
祠合移建之規是為無窮之基所以不遠而卜恭惟
忠定公芝峯皇甫先生金剛名胄 魯陵上台建熙
治郵隆之時柱石重任當革除板蕩之世松柏貞姿
蓋 先朝顧託之勤簡拔忠毅以 冲王保護之責
鎮定危疑防微慮患之非不浚柰天命之有屬委身
致命之素所沒矣臣職之無隳靡不去招不來特立

泰山喬嶽知有 國因有已如歸鼎鑊斧耜暨六臣
自靖 先王而一死有辭後世矧惟二子繼而駢命
所謂三仁同于一家死於孝死於忠孝與忠本非二
致有是父有是子父若子斯無間然直節貞衷元無
百世不伸之理復官贈諡終有 聖朝非常之恩况
越壇一體祭祀之同猗 正考初服繼述之盛千秋
志士尚切曠感之懷十代故家可堪追孝之思顧此
覆巢餘孱裔自昔蹈海上因居猶木連根自然一氣
之相感如水在地到底精靈之可求發於公論鄒魯
鄉賢院之追配無憾本乎情理陳董家先祠之別設

何妨肆昔亥歲間經營于彼子城隅東北凡百規模
之周密子姓主張次第儀文之商量章甫與議爰初
一區規度之際非不預謀及今十年經歷之餘便有
後慮地形寬敞雖好登臨之觀山脊崢嶸尚欠襟抱
之勢風飄雨灑易致丹青之消磨歲久年深難保棟
梁之鞏固何幸距咫尺之地迺有異尋常之基山擁
水回豈無意於肇闢天慳地祕蓋有俟於重營講堂
獎學之規未遑姑待後日廟宇安靈之所為重先須
剋期仍舊而材木俱良可謂功力半減向陽而地勢
甚爽頓覺光彩倍增一室之神位復安昭穆有序佳

辰之禮祀肇稱登降無差百年覆盆之餘誰知白日
改照千里窮海之側幸觀香火始升朝暮羹牆之思
喜廟貌之密邇春秋俎豆之享悅祖靈之昭臨請看
瀛海波量冤恨之滾滾聳瞻雲丈岫想氣節之崑崙
寔東南人士之胥忻豈雲仍子孫之徒慶茲伸燕賀
載贊虹梁拋梁東萬里扶桑眼界中千古丹心知不
沫朝朝海上一輪紅拋梁西回首烏川夕照低好是
文忠書院近依稀風馬去來齊拋梁南傳道蓬萊山
有三辛苦鍊丹求不死何如大節與天參拋梁北鬱
鬱松杉青一色看取物中君子心歲寒然後知孤直

拋梁上星斗闌干天宇曠也識精蒐騎尾箕令人瞻
仰髮森爽拋梁下花樹年年春色冶萃廟誠心推一
門韋家宗會好含學伏願上梁之後溪山無恙棟宇
長存興起乃祖之風世世忠孝是尚獎勸一方之俗
家家行義各修畢竟於佩之共趨悠久邊豆之勿替

忠烈祠講堂重建上梁文

白面奮忠烈曠世舉牲幣之儀青於簪風聲數架做
鹿洞之制茲乃鼎新而革舊允宜春誦而夏絃蓋自
古家國板蕩之辰夫幾多朝野節義之士厥或有封
疆之死乃是職任係關亦豈無韋布之人舉皆體力

完健固知判軀命之不易孰若抱疾病者猶能義士
權公花山閔閔之宗草野寒素之跡清芬襲竹林五
葉立節厥惟舊哉血淚纏風樹三霜求忠必於是也
逮龍蛇黑齒之猖獗痛君父黃屋之播遷遑遑乎
波蕩而風靡城邑失守滔滔者烏伏而獸竄草莽圖
生乃獨以未識狀之何人亦既有不良行之奇疾人
皆曰麻木爾足爾且休哉自以謂鐵石吾心吾必往
矣輪困義膽之所激跛脚能行倉卒兇鋒之方張隻
手無賴死生非所顧終然血灑中原成敗不須論凜
乎忠貫白日亦已難矣繫匹夫而能之尤可奇哉以

跛躄而乃爾况杞婦崩城之亦烈豈下家殉國之獨
忠十日原隰之號骸骨何處九原冤魄之復衣烏同
歸公論不泯於遐鄉最先繡衣之闡發恩褒特降
於古里次第彩楔之焯煌遂做陳董家舊儀咸曰粉
榆社可祭是知顯晦之有數復見廢興之隨時中間
三綱祠并安蓋以同里節烈之相契畢竟數畝宮分
設亦爲後孫誠孝之各伸第以草莽時物力猶綿乃
致崇奉地規模太略尸祝揭虔之室幸覩尊嚴士子
講禮之堂尚恨湫隘經紀重建幾閱歲月之推遷拮
据如干幸值時運之良吉天工似會發適得棟宇已

成之材地勢仍舊基爰見軒甍更新之美春秋薦藻
之夕可容衿佩周旋月朔上香之餘亦好詩禮講習
屬舉虹梁之日庸伸燕賀之詞拋梁東波濤萬折會
朝同涓流亦自歸于海遐逝如何不效忠拋梁西安
康古縣夕煙迷當年為訪誰同志往事蒼茫使我悽
拋梁南竹翁名祖安靈龕一家忠節東都里奕世芳
聲婦孺諳拋梁北鶴山十里飛來翼鳴聲復待上
天門幾日馳 恩降紫極拋梁上斗邊掃盡妖氛漲
香煙報祀太平辰風馬雲車來盱嚮拋梁下丹丘平
地別開野仙鄉我道不離傍壽考無窮死節者伏願

上梁之後古社增重新構孔安碧水丹厓山川之體
勢無恙絳帷黃卷士友之絃歌靡愆神靈之所扶庶
免風漂而雨漏忠義之攸激可使懦立而頑廉

雲谷溪亭上梁文

桑梓必恭敬遠裔追俎豆之儀雲水好藏修新構增
輪奐之制匪直為景物觀美是所謂規模益恢蓋此
新羅金氏王古都實為高麗太師公舊貫當逆萱豕
突之日國恥已深值真主龍興之時天意有屬以大
人炳幾之道達權能行為生民拯溺之功永世是賴
花山食采之邑非無崇報之禋雞林分支之鄉合有

懼庵文集卷十
追遠之孝所以十年前子姓尸祝乃於半月北雲岫
間區有聞孫之雙躋聲望無忝于鼻祖而一體祭祀
是同奕奕然寢廟已成陟降有儼秩秩乎籩豆斯踐
儀禮莫愆第此溪山之奇若有待於慳祕其柰糶點
之制尚未備於登臨講禮齊宿之居匪不整勅怡神
玩樂之具每恨遷延竟賴雲仍之勤勞亦值月日之
良吉爰卽距明宮數武仍復剏別軒三間不待龜筮
之諏基址先定要取煙霞之勝向背適宜人謀克臧
棟梁榱桷已具工技各效規矩繩墨誠陳霧戶雲牕
對一面之青嶂畫欄雕檻俯幾尺之澄泓好是春秋

齊沐之餘始有日夕登覽之所天借物外境界景致
增新人坐鏡裏湖山曾次覺爽孰謂樓觀只是等閒
之居也知羹牆無非忠慕之寓仰崇岳之特峙彷彿
第一勳功瞻列岫之徇羅依稀千萬孫子欲識竹翁
風節見歲寒之秀松想像龜老淵源玩川流之學海
豈特後昆所棲息抑亦多士之依歸春而詩夏而絃
正宜肄業之地溪有花岸有柳肯爲偷閒之場茲當
雙虹始加庸仲六偉新引拋梁東雲際蒼蒼海氣通
故國公心何處見朝朝出日炳然紅拋梁西忠祖巖
邊夕照低遠祖可念千百代巖臺終古孝思齊拋梁

南花岑影近月川潭訪花川上前脩詠真樂千秋有
孰諳拋梁北千仞兄山撐斗極莫道如天不可升工
夫上達在無息拋梁上散漫寒雲籠碧嶂琮重箇中
媚獨意武夷詩句起遐想拋梁下俯瞰深湫龍所舍
風雨何年變化能至今惟見瀑流瀉伏願上梁之後
林壑長依棟宇不圯兩丁芬苾之盛世世蠲誠佳辰
花樹之娛年年講好將見衿佩之自遠自近可期學
業之如琢如磨致東都之咸休俾後人而勿替

祝文

先祖參判府君旌閭閣移建開基祝文

昔我先祖烈烈精忠歲在昭陽上徹 天聰煌煌恩
楔 命旌故庄庇以數椽風雨是防變值懷襄患逼
圯浚寔由孱孫奉守有失是庸憂遑迺圖移卜人謀
龜繇茲焉協吉咫尺桑梓古巷物色隣近松杉歲寒
孤節子姓徙從從此經營簡是穀朝肇拓榛荆基址
有神鑑此微誠克相畚鍤利建棟楹不騫不撓永世
流光敢此昭告牲酒馨香

忠定公芝峯皇甫先生還安祝文代本孫作
有恤斯廟新卜之址龜筮既協風雨攸庇棟宇夏始
神位復安藐茲裔孫感懷增酸吾祖幽冤閱幾星霜

覆盆改照烈烈其光窮鄉數架寔寓羹牆乃今重建
宣出商量別尋平奧永圖無疆溪山增重亦有數存
值茲清和將事駿奔花殘蜀魄草綠王孫風馬雲車
宛其悽愴自今罔替百世肝饗一酌明水昭薦陟降

孝婦李氏棹楔重揭時告由文代本孫作

恭惟孺人楊山舊閼益老玄裔自幼至性出天孝愛
配我先祖事舅誠篤變值龍蛇賊至猝迫舅老在牀
白刃將及翼蔽前後乞以身贖賊乃擲刃瞠然而驚
曰此孝婦不可以兵相戒勿入鄰里賴全大書六字
刻石于前難靖事 聞恩褒特降煌煌丹楔聳人瞻

仰逮我中葉轉徙他鄉一片蠻碑突兀路傍荒草斜
陽行路猶憾地遠誠短未遑一屋歷世因循數年經
紀短棖低簷卽此舊址匪為觀美風雨攸庇奉安
恩楔乃卜吉辰百年遺墟寵光如新羹牆遠慕茲焉
可伸烈烈精靈無往不有况此桑梓想必眷顧祖孫
一氣理固相感一盃微忱庶賜昭鑑

祭洞神文時有怪疾自 朝家令各祭洞神

百年古洞喬木之所有神洋洋居民是護攘災興祥
有求斯應屬茲休明 聖化肝饗惠我萬姓爰及枯
骨時古塚之令 環東神人疇不踊躍乃有邪氣孽

其間或疹或疫如瘧如瘟莫的其名不見其狀儻
閃忽爍東跳西跟打我頭顱塞我焦膈有邁則什不
逾頃刻求方幸免百不一二肇自京都爰暨八路哀
我民斯殆無遺噍 聖上斯惻攘除是圖乃 命廷
僚告于四方遂及坊曲昭格無羸肆我洞民祇承
朝令有潔其牲有肅其躬予以籲之于此神明神之
聽之監我之誠偕彼百靈上訴蒼穹蒼穹有赫奮發
雷霆逐彼妖邪東海之外消之滅之無俾我害保我
羣生用答 聖意於千萬年受神之賜

聖祖巖祈雨文

維茲魚來康縣鎮岳西控紫玉東挹飛鶴形勢既壯
神靈攸託凡此縣民是瞻是奉神民相依憂樂必共
邇來旱暵何其太甚連歲為災秋事鮮稔今又焯焯
自春徂夏嗇矣水村源川既大哀此高燥偏被災害
若干移種亦已枯黃晚播田粟其何滋長喁喁黎元
大命將迫瞻望雲霓太空冥冥無地告訴于此高巖
巖號聖祖岳靈昭臨蠲體潔羞殫竭微忱伏願靈神
鑑此衆心油然沛然既霑既足蘇我凋瘵莫非爾極
從今報賽永永無斁

鶴川祠常享祝文

移孝于忠敵愾之勳花山古縣百世遺芬

斗山祠金汶翁石堅奉安文

粵在龍蛇義烈咸彰生褒死貤無幽不章尚多湮晦
窮海之傍間有逸狀後百世出汶翁舊蹟乃居其一
蓋公天稟迥出流俗文武才全忠孝性篤必居汶水
慕古恬澹常讀兵書曠世相感三夢承訓四賢同志
箕裘勇藝芝蘭交誼時值板蕩海寇猖獗兇鋒所掣
蛇豕食血帥臣望風鳥鼠竄穴惟此東都最多義士
公實齊聲奮袂而起偕我貳身爰暨十僕義氣攸激
勇夫爭集一乃心力冒死鋒鏑隨機應變凡幾克捷

認公衷腸都是忠赤窮鄉韋布非有一資草間求活
夫孰曰非國耳忘身有此敵愾况公一室孝烈俱備
割慈賢婦殉父仲子卞家三綱未必專美乃如忠義
埋沒幾年先輩信筆百世可傳始知懿蹟理不終滅
顯晦有數以待今日隔世聞風多士興慕斗山故庄
杖屨之所建廟翼翼遵豆有楚尚忠勸後自今伊始
永世薦裸庶幾無墜

祭文

祭活山南公文

維公寓庵賢孫嶠南巨擘豈弟天賦餘事文學齊唱

頃篋播譽遐邇一試司馬惜未展驥樂彼明活數間
茅屋滿壑煙霞堆案書籍載嘯載詠晚景真趣龍門
獻策付與兒輩西河悲憾任他蒼昊辟 召雖勤乾
沒非願豈曰偃蹇寔安素分望重儒林推以丈席公
不是辭育英其樂云胡不慙奪我耆德鄉邦之痛後
生之憾九條經綸謾拋塵篋四壁圖書猶新手澤眇
彼汶亭先輩之所人事滄桑耆舊凋替草山風悲花
溪春寂惟公是仰無疆之祝孰謂今日杖屨又撤有
時講信無所考德星霜再周風範愈邈小子疇昔偏
荷眷恤來自舊亭感懷益切一盃敬奠公私之哭

祭權公爾復文代虎溪儒生作

惟靈花山舊閣梅窩玄孫天賦厚重風味真醇處已
接物不設畦畛門倚棟梁鄉有耆老福善佑仁可必
蒼昊半世清貧晚夏豐裕一子非少兒孫振振逍遙
丘園其樂無垠暮酒永夕賓友盈門七旬花甲亦云
其稀在公何憾後生之唏緬公賢祖懿蹟久湮百年
儒林公議猶存獨抱遺牒偏滾茹痛乞銘大方倣儀
陳董數間廟宇桑梓之所殫竭心力經紀頭緒章甫
共尊俎豆有恤幽光始闡誠孝攸格第茲新剏規模
未備假以數年庶幾成就嗟不慙遺丈席已撤春回

舊溪禮亭將設多士興懷敢侑洞酌

祭鄭蒙巖文

毓三聖靈趾雙峯美溫雅天稟濟以沈毅大儒金椎
詩禮攸琢一捷南省未足為得無心進取隨分自適
煙霞谷口數間茅庵經訓是味疏糲猶甘持已有則
推以及人學子聞風負笈盈門誘掖成就君子之樂
最惜 清朝每訪遺逸如公行誼嶠南巨擘其柰刺
史靳薦 王廷藍玉滄珠埋棄光晶冀享無疆模範
後生嗟不憖遺文席斯撤從今安做多士之憾顧茲
汶亭先輩攸憇年來長德長第凋替活山寥寂藥南

又逝幸有我公杖履盤桓風詠遺躅庶幾追攀小車
猶遲仙馭斯促轉眄人世終祥已迫一盃敬奠靈庶
來格

祭蔡樊巖濟恭文代玉院儒生作

一氣正直天地則有為山嶽峻為松柏秀厥或間世
挺為人傑允也 聖朝降茲賢弼德性之懿風采之
肅餘事文章勁健筆力豪傑之興又值文王三朝際
會千載明良翰閣雄藩出入歷敷一心秉公蔚有聲
聞超擢寵秩倚重 宸眷由來正直自多齟齬幾番
風浪孤舟出沒毅然自持不動聲色賴有 聖明洞

照忠赤上台 恩旨昭回之光廊廟著龜言議堂堂
變理偉績山斗重望推以領袖疇不瞻仰矧茲嶠嶺
古稱鄒魯挽近士風漸趨質質不泯者存秉執之彝
含痛草野翹首 楓墀獨有我公隻手至誠凜乎一
節不撓不傾風聲所暨儒林聳聽祝公百齡有辭後
日天胡不憖而遽斯奪斂此正氣歸于太空朝野共
悼章甫倍恫千里紫溪一酌明水不昧尊靈庶賜歆
右

祭南子雲文

繫昔活翁寓老之孫庭有二難公是其昆爰暨玉友

詩禮共聞既賦淳質講劓以文平生行誼孝友其源
推以接物未見畦畛不效浮世蠟貌梳言柔不媚俗
直豈忤人可久善交亦合輔仁有碍司聽亦復何羶
無煩是非善保天真東都老成雅望斯尊如公好姿
素抱不貧浮名小得未足為伸安分自家守拙丘園
讓弟需世通籍昌辰庶覩奇才鑿坡草綸終憐一鴈
雲路蹇屯風雨好約止淵之瀆流水高山和篴唱墳
不羨青紫何恨沈淪幽興未闌仙馭忽騫割半皓首
獨對松筠柏府晚除少歡承 恩欲尋湛樂丹鳥隨
跟其柰人間故友失羣蓋自黑頭泊于白紛緣何兩

人契諒深敦匪直世好自昔慇懃偶同科名聯榜奚
論氣味攸同形骸莫分玉洞清秋汶水暮春隨處團
圓相得歡欣年來閉戶會面無因雲樹離懷徒勞夢
覓那知皋音協洽建寅南望一痛老淚沾巾回思向
日止翁猶存有時握手如見吾君今也止翁亦已荒
墳普庄塵宿明谷雲昏踽踽斯世誰復情親君於逆
旅萬事何鬢八耄安養清福猶圓有子克家有弟光
門天年厭世乘化還元支離此生衰病纏身去年一
哭已後歸窀轉眄光陰終祥且臻性安一觴今始替
陳靈其知否於乎子雲

祭孫肅玉文

倬彼雪山淑氣攸孕篤生先賢宅相增重百年餘澤
未全泯然字曰肅玉果生藍田有來風韻好箇天賦
沈澁其器濟以寬裕家居孝友行誼有源于族于鄉
克和克惇餘事文藻夙著華譽爲親而屈勉事公車
白首浮名青衫何晚風樹餘痛有淚潛潛蓋公抱負
曾不趨趨終老窮巷 天門之邈人爲公惜公不自
憾遲暮丘園亦云自適睠茲蒼厓名祖遺宅有書千
卷有琴一張朝暮逍遙一詠一觴樂在其中何慕乎
外獨有餘痛乘化之際膝下逆理有不忍舉歸對冤

愧至情可紓孤寡人間庭戶蕭索雖公達觀能不愴
惻天之報施何其漠漠多士東都相弔涕洟念我託
契已半百暮始以詞章聯枝追隨相知益深許以襟
期桑榆已晚膠漆架久似公康健無疆之壽孰謂歸
期先此耨朽日迫崦嵫皓髮踽踽案上經旨誰與講
求軀中詩韻誰與唱酬鬢髮團圓一夢猶依雲亭討
論宿約虛歸倘與止翁追逐雲鄉獨留阮老隻影仿
徨耿耿一恨最結心曲昔公寢疾適我感觸未及躬
診遽承皋復扶病一痛已後斂木哀胤啼號向我而
說聞公疾革語及此物眷眷一念奄奄將絕君則愛

我我實負公他日九原何面相逢嗟君就窀乃在明
日大小靈車前後齊發賤疾層鱗又未臨穴替遺貳
身陳此烟幅性安一酌敬哉肅玉

祭權虞卿文

虞卿此行去將何之言念疇昔我淚漣漣百年粉社
俱故家兒自先契誼有別等夷逮我兩人其敢或隳
居近牛鳴還往無時憂喜與同非特隣比又見玉胤
從我質疑多感知仲有急必施吾今已耆君亦向衰
年來僻巷他無舊知平日莫逆暮境增埤蓮臺虎溪
乘輿相隨非台訪君君必訪台及其相對歡意怡怡

兩忘形骸吐露肝脾不覺西牕日影之移驚顧而起
向我而嬉我來此堂春日不遲相笑而辭指後爲期
豈意客冬先我而歸伯強之虐胡至於茲未化此老
鷓鴣何爲言笑團圓黃梁一炊終日虛堂獨臥呻屨
如聞戶外來投筇杖矐然而視邈乎其儀西望洪溪
我懷之悲如君雅行我所深窺孝友家傳樂易天姿
御家處世勤謹是持勉子以學先債俾酬美著于外
鄉黨之推天之福善亦云不差仁壽及稀雙蘭且奇
君其何憾獨此生啼險年孤寄觸目皺眉羨君長臥
萬事都遺卻歎老癯臨穴斯違他日相逢九夜之遠

無限悲烟薄醪一卮

祭內兄辛公冕周文

昔我先妣孤露餘恫一念寒泉倍切于中公以姑姪
已及成童一舍中間以時趨拜偏荷撫摩情愛之摯
亦我先君視以親子南容慎默妻以猶女綢繆厚誼
非尋常比迄今四紀兩家滄桑公背已鮎我髻亦霜
相憐衰暮戀戀采篤邇來十載公在靜攝要我相尋
用慰孤寂旬月有間輒歎睽離既見則喜臨別而唏
申以後期曰無其遲邪知此別永隔千古俯仰斯世
萬事蜩蚪渭陽餘感我懷之怛念公平素叔季鮮匹

天賦之淳風儀之碩處已接物一以真實寧質不飾
寧拙無偽數間堂構任我棲遲起居無時是非何聞
優哉游哉以終餘年天之報公亦云不啻望七花甲
仁壽非促雙茁蘭芽裕後可必况彼俊兒才調頗奇
他日成就門戶可支逆旅人間在公何悲獨恨小弟
寔多辜負年來衰髻曠不晉候迨公奄奄我診牀褥
公爲力疾擁衾握手語音猶澀淚睫相對纔歸數日
凶聞遽至及後就窆我在千里未遂臨穴此恨曷極
最是銘骨孫兒之託渠若不倦我豈敢恕只恨寡識
未堪獎掖居諸易邁祥期又迫一觴薄醪滿腔情曲

祭南仲殷文

仲殷之歿而性安哭之悲將悲其壽乎抑悲其命乎
享周甲年仲殷之壽不爲短矣在侍從列仲殷之命
亦不至甚窮矣君子惡涕之無從吾何悲之甚也蓋
仲殷之壽與命不可以衆人準夫以仲殷之仁而年
廡逾周甲仲殷不其夭乎仲殷之才而位不過臺啣
仲殷不其窮乎此吾所以悲之甚至於涕潛潛下也
吾旣悲之甚又有爲君賀者人生斯世得耆耄之壽
登卿相之位畢竟無稱與凡卉同歸者何限柳子厚
所謂百稔猶幼銀艾淪棄者是也若吾仲殷錦繡文

章之貯於巾衍者雖不鳴盛於一時而亦將姱耀於
來後且一區煙霞水石之勝有不換三公之貴者生
而為自家境界歿而為後人指點則於是乎仲殷真
不朽矣亦不窮矣吾於仲殷乎何憾哉獨恨夫自公
昆季之歿為東都後生者無復考德問業之所如我
一生託知己之契者無與講究斯文討論襟懷支離
此生亦復何悵於人世也嗟夫人生一去而無歸歲
運環復而無窮居然之頃終祥在明俛仰今昔我懷
如何雖然悲不幾時古人已有語况此八耄殘喘能
復幾何陽界九泉相逢當在朝暮他尚何說顧此老

疾纏綿無路動脚板今始替遣貳身略陳悲緒不昧
者存庶賜鑑哉

祭三從祖孝初文

昔我拙翁樂分丘園純備其行積累之仁亦既濟人
厥或掩骼天乃降祉振振爾錫半八荀龍公是白睂
嚴凝氣宇魁偉風姿見識圓融不露廉角若論幹局
白地做骨矧公孝友是其根基少試詞垣未展逸蹄
迺詔賢胤賢胤克肖天姿之粹文行之懿光大吾門
惟是焉倚不幸沈痾公每惟憂公先溘然風燭一宵
賢胤陪逝又緣柴毀何禍之酷而至於此一室兩殯

景色悽慘誰謂天必善慶靡驗顧余小孫偏多釀感
極力勉學不啻提耳為憐窮窶亦有拮据萬事闌珊
有淚沾臆曉天離唱雙輻齊發有誰見此不為愴惻
敢侑一盃永設之夕奚但哭公為吾私哭

祭三從叔述賢文

嗚呼昔人於兄弟之憾必曰割半蓋以分形連氣之
人其於死喪之際情之至而慟之迫有若割體之半
而今姪之於公以親則三從也以服則袒免也而至
於哀公之深且切不啻若割體之半則是豈非過情
之哀耶念我孤露終鮮兄弟一門內相恃而相愛者

莫吾公若也同刀而讀同研而製入則聯袂出則連
轡公有所疑必於我而商確焉我有所事亦就公而
求正焉蓋自少而壯而前後二十年之間未嘗一時
相離而今公之歿也孑然孤影獨留人世復同蛇之
失蛩車之失輔則始知割半之痛矣但於兄弟同氣
之憾而已耶嗚呼公天姿純實曾襟澹然表裏如一
絕無畦畛寧質而不華寧拙而不巧寧守默而不為
便佞真今世之吉士也且余竊有所服於中者公嘗
歎世俗之欺詐士習之奔競乃曰人之行詐吾所恥
也又曰科名天也得不得有命吾何必役役為也苟

非公出人數等安能爲此等語乎怡愉於家庭敦睦於宗黨接物待人無不以誠信爲主若夫藻惠之精筆法之妙特餘事也惜乎以公純實之姿不能得其壽孝友之篤不能終其養才藝之超常而不得大其鳴於世終使雙親呼天而慟老兄槌膺而哭是何天之難必而理之難謀也嗚呼公之在牀褥親我愛我之意尤倍平昔朝夕問訊或有少間則必使人招致之或使之讀書而聽之或使之開襟而討之及其疾革也尚能回首眷戀有所酬酢焉始知公愛我之篤迨屬纊猶未已也嗚呼我公此別何別一堂團圓之

樂今不可復爲耶藝苑琢磨之苦今不可復共耶何昔日親我愛我之至而漠漠然無所聞而無所見也幽明殊制卽遠在迫一盃滾情千古永設

祭族弟汝星樹東文

嗚呼今世之所謂可人者莫不喋喋於口燁燁於貌邊幅之是飾以悅於人者皆是則如君之訥於口寢於貌惟天質之是守者宜乎不見知於人也雖然人不知何妨惟當自盡於己而已也竭力躬耕以奉二親之養推心敦睦以盡諸族之懽不與人是非不與衆往還逍遙田園以終其平生則此世人之所不知

而吾獨知君而許之者也及君臨化之日尤有所歎服者蓋君家督以土地之故有推尋於族黨君奄奄中顧謂曰土地輕親誼重不可以是而相失惟君此言實無媿於古人古人所謂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者實君之謂也嗚呼自吾衰瘳之後君必源源見訪以破寂寥之懷而今焉已矣白首人世誰與晤語雖然吾亦無朝暮者不悲者將無窮復何必憾憾乎

祭三從叔運賢文

叔季文勝燁然外華邊幅徒飾梔蠟是誇夷考其中亦未必媵孰如我公長技無他所貴平生一任天真

何妨木訥是謂近仁先視其家百行之源孝養既盡友于斯敦親親伊始爰及一門其有窮窶未免飢寒輒有憂色發於眉端隨方賙救幾多濟急可見厚誼由中而出視彼末俗有華無實誰得誰失語不同曰究厥嚮用始終何若蓋公生計不甚窘束二子旣佳兒孫且秀晚年滋味可期康裕如何奇疾背上一癭五載沉綿百藥無靈豈知今秋是公限窮大衍添八雖曰非天環顧人世餘恨不少有兄八耄霧眼茫茫有弟割半鬚髮亦蒼闔裏病妻牀前穉女新基屋子經始未就萬事悠謬觸目皆淚顧此譴劣得公依賴

親為叔姪情若兄弟年間老少誼如友朋情重託子
義高周窮平居談笑吐露腸腎及在病席頻我躬診
或間數日公輒有言云胡不來或使人傳繾綣情懷
於茲可想孰謂七耄吾猶無恙未滿周甲公先奄忽
脩短無定理不可詰皓首人間踽踽安適青鳥升卜
大歸在卽滿腔悲懷薄醪一酌

祭仲從兄樹勳文

嗚呼兄乎兄乎胡遽至於斯也公以八耄之年抱膏
肓之疾積有年所則固知公此疾乃是難醫之症而
所恃神精尚瑩然起居便旋亦不須人初不為慮之

深矣豈意及此弟出外之日公遽至於斯耶早知如
此雖有知舊招邀之勤吾豈忍一步舍兄而出耶四
五年同堂而處同衾而宿而畢竟不得面設於死生
之際此莫非弟之不悌之辜也悠悠此恨曷已於一
息未泯之前耶痛矣吾從四人俱是孤露貧窮追思
丙子間事天地茫茫欲言而哽塞欲書而淚先矣况
公之贅居三十年又喪一子無所依泊癸亥秋結斗
屋于弟家之側以為臨年相依之地朝夕之供雖異
而晝夜之處則同公之性雖不樂言笑而相愛相恃
之情則有在於言語之外矣公今已矣弟將疇依而

疇恃也嗚呼公平生之行一以天真無所矯飾不言
人長短不論事是非終日守默處已有常嘗夜誦古
文十數篇以遣懷雖古自修之士未之或過此從弟
之欲學而未能者也獨惜乎天之報公只以耆耄之
壽而竟靳一子之養窮獨之至於此此知舊之所共
悲而門親之所共痛也嗚呼公平日每向余而言曰
吾之年非不足矣貧窮亦士之常是不足為恨而但
膝下無嗣續使先人之祀自我而絕是為窮天之痛
輒噓唏而歎繼之以淚公之此言雖行路聞之亦足
悲惋况在至情間者哉如使吾與嚮弟俱有嗣孫之

餘則公之後可無憂而此亦未可必只當付之於天
而已嗚呼自公舉復于今一朔而朝夕之間如見公
出入於堂昏夜之際如有公同寢於衾如見而終不
可見如有而終歸於無弟雖木石安得不愴然而淚
也嗚呼踰月有制將以明日發引而葬地則定于從
父母幽宅之右此則公平日所遺言者公於大歸之
日庶有陪侍之樂而可無遺憾也耶嗚呼

祭從弟嚮五文

嚮五乎嚮五乎君胡然棄吾而先逝也去丙寅哭伯
從兄戊辰哭次從兄今又哭君之逝天之使我孤踽

而無依乃至於是耶伯兄長於吾八年次兄長於吾七年吾長於君五年而兩兄之喪俱以次第而先後之吾每心語口以爲前頭吾之死必先於君孰謂今日君之逝乃在吾未死之前也痛矣痛矣人孰無從昆季之親而孰有如吾從昆季者乎吾先人昆季四房各有一息卽吾四人也吾四人者雖各異父母而以各一身無他兄弟四人之相視便同同氣之人而其孤露貧窮之狀旣與之同惟吾廩保故庄而舉皆散在他處所以相憐相愛之情非凡他從昆季比也况吾與君尤有別焉憶在丙子歲一堂之內四喪稠

疊時吾年十八君年十三而吾慈氏見背之後子子靡所依吾仲母氏代處吾慈氏故房撫我恤我俾延性命吾與君寢共牛衣食共藜糝忍飢忍寒百苦千辛之狀不可殫記而最未可忘者以家無尺僮君在成童之年負薪遠山舉火冷廚以吾稍長而先有文字之識口受句讀雪屋寒燈夜夜同啣唔至今思之恍如昨日蓋吾與君同枕聯牀共喫酸苦者首尾十餘載矣及仲母氏喪制纔闋之後君贅居于曲江者幾年還移于幕谷者幾年夫以十載同枕聯牀共喫酸苦之情未乃相離於四十里之外者莫非貧病之

爲崇雖然互相來往或逢旋別相見之日少而相別之日多者餘三十年於其間而兩人頭髮俱皤皤然歲丙寅又自幕谷移于大洞先山下距故庄僅崇朝地雖未還聚一巷比前曲江幕谷之遠有間矣君爲此老脚之難動必忘勞扶杖而到君見我喜我見君喜話古論今看書誦詩或三四日或二三日及其相分不勝悵惘而每有日後之期豈意今年君遽先歸使此老兄永抱無涯之痛耶嗚呼惟君心行吾豈蔽於愛而爲溢美之辭哉蓋其藹然慈良得於天稟處已接物毫無矯僞時或有粗厲之病此則吾所規警

於平日而君所樂聞者也惟其本地畦畛不設所以儕友之知君者莫不愛而親之半世棲遑寄寓他村者非一而無一人怨謗者可見君好處自不可掩也若夫君藻思之敏筆藝之精重之以聰識記覽之有餘百家諸子一過眼成誦自青春暨白首費盡心力於琢磨抄寫之工者不知其幾許而畢竟所得只兩參鄉解而已況東西奔遑椰榆輒笑叩盆于曲江回祿于幕谷及此遲暮之年膝下之養兒孫之戲稍有晚年人世之况若假之數年可有安頓之望而終使君之壽止於斯柰於天何柰於命何顧此老兄性質

疎拙一生倚仗惟在於君吾有所事君必來往而強
輔之至於藝苑飲墨之日洛水觀光之行君之護我
真所謂如手如足以至先墓香火之節齋舍補葺之
方莫非君拮据之勞而遽然之頃萬事已矣節節追
思我懷曷極念昔閏逢牛女之夕卽君回甲日也門
徒爲設小酌吾與伯仲兄攜筇而後先四人者團會
一場極歡而歸當日事尚今依然而今君之歸于土
在君晬辰前一日如我獨存而哭君之歸者又當作
何如懷也且君之別世在端陽後一夕吾復有增一
痛者今春夏交君言于上舍叔曰吾輩年俱衰暮不

可無一者花樹會再三請不已僉曰諾將使門少略
設盃盞指重午爲期豈料終爲二豎者所忌使親戚
好會之期反爲幽明永世之別也無乃君將作採真
之遊而欲叙情話而未及遂者耶嗚呼君之宅兆卜
在先山左麓累世陟降皆在於斯吾王父母幽宅亦
密邇於斯以君半世羈寓之恨終遂首丘之願於君
豈非幸耶一過今宵歸櫬將發未知九原之中與伯
仲從兄相逢團圓一如在世之日耶吾亦氣息奄奄
古人所謂悲不幾時而不悲者無窮期者定吾所云
也

祭族弟仁叟樹珍文

吾族弟仁叟遭內艱于去年今正月之三日卽中祥也仁叟號慟之甚如初終時旣練變覺氣不平因臥于牀竟以是月之旣望寃逝去中祥纔一望以今閏月初吉將物于釜谷之原族兄性安不勝悲悼之情以一盃酒哭而諉之曰仁叟乎仁叟乎孰謂君愛親之孝而不終三年之制遽有今日之行也君遭先大人喪在幼少時旣長痛不逮事至誠奉慈氏及遭變又以平日家貧甘旨之不如意爲至痛對門親血淚輒漣漣而下旣葬墓所在十里外而每躬往展省三

繞哀號暑雨祈寒不虛旬日余嘗戒之曰孝忠雖罔極無或有毀滅之慮持衰之身不可不自護云而君終不聽無乃以是積傷至于斯耶尤爲痛惜不已也君天姿真實而無偽不作末世人粉飾態於世味一切泊如也常言欲利於己必害於人所以隣里鄉黨賢愚咸得其歡心焉真今世之善士也有四箇男子皆秀而俊吾每謂君今雖貧困晚年兒輩俱成長則必享安養之福矣豈料兩兒姑未成人而君之壽止於斯也哉君自幼聰敏一日能誦十數篇早從事于舉業中以家貧親老爲養而廢以其長兒才致有餘

懼庵先生文集卷之七
三十一
刻意勸督今有譽于詞場人皆期之以遠到竟未食
報而先逝此又遠近之所共惜者也顧此謝劣與君
親已袒免年又相間而情地之篤無異親兄弟蓋以
吾一日長自少多問字於余長兒又在吾晚年學徒
之列所以相愛相親自別於諸族中凡吾家憂喜慶
弔無不與之同自吾病蟄之後常源源於吾所問我
寢食之節款款情話披露心曲而今焉已矣孰謂七
十之老不死而五旬強健之人遽先歸哉痛矣痛矣
今於君就窆之夕扶病爲千古設君其知耶否

懼庵先生文集卷之七

